

杨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

我不认识你

Wo Bu Renshi Ni

杨少衡 / 著

衡

ARCTIME
PFI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杨

少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

我不认识你

Wo Bu Renshi Ni

杨少衡 / 著

衡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认识你/杨少衡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2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ISBN 978-7-5396-5198-9

I. ①我…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2874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丛书策划统筹:朱寒冬 岑 杰

责任编辑:周 康

装帧设计:丁 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3.00 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702 疑问 / 1

读一个句号 / 51

海湾三千亩 / 110

蓝名单 / 169

谁被推倒于地 / 226

我不认识你 / 283

702 疑问

1

事件发生前几分钟,在凤凰坡坡顶上,钟昭让郭水龙努力克服困难,忍一忍。

这个困难不好克服。郭水龙肚子一阵阵绞痛,实在忍不住,所以才请求赶紧去“处理”一下。郭水龙其人比较粗犷,言辞一向直接,当晚难得地略有斟酌,顾及女士不宜。他所谓的“处理”其实就是排泄,可能还需要呕吐,情况比较严重。其时车在坡顶,荒郊野岭之地,路边野草丛丛,四下里一片漆黑,怎么处理呢?男左女右?

钟昭指点前方让郭水龙看。深夜里,靠车前大灯照射,视线很有限。不过他们都知道前方就到下坡路了,这是个长下坡,从坡顶路牌到坡底,总长有三公里半,其间有两个大弯、三个岔道口,以他们现在的速度,不超过十分钟可以搞定。坡底有一个村庄,村庄外围靠路边处有一座公厕,比较适合“处理”。

“有、有吗?”郭水龙问。

“你不知道?”

钟昭要郭水龙多留意,常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路段长度、地形标志、路边相关建筑和设施应当基本有数,心里要有一张路线图。无论到哪里干什么,先要确定目标,然后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通过哪条路径,这条路上都有些什么,碰上了要怎么办。有了这样

一张路线图,才能事半功倍。

郭水龙只好忍着,一边痛不堪言,大汗淋漓,一边附和:“领导、领导讲得重要。”

钟昭笑笑:“我是帮你分散注意。别总想怎么‘处理’,想前边那个大拐弯。忍一忍,马上就到了。”

事情就发生在那个拐弯。

那是星期日午夜2时,也就是星期六之夜刚刚过完不久那个时段,出事的凤凰坡公路下坡第一个大拐弯一向事故多发,因为这里弯大坡陡。凤凰坡旧有地名是“老鸦坡”,坡上常有大片鸦群起落,呱呱呱一片鸦叫,听上去挺骇人。大家都说“老鸦坡”鸟名不吉利,所以总出事。上边领导听进去了,郑重予以更名,把坡上那块地名牌由“老鸦”改成了“凤凰”。恶鸟变成喜鸟,新鸟名果然好听许多,但是人们却还改不过来,多按老习惯叫它“老鸦”,因而事故依旧不减。每隔一段时间,这里就会出点事情,不是单车失控翻车抛锚,就是连环相撞车毁人亡。

钟昭他们这起事故为两车相撞,事故中死亡两人,重伤一人,死伤者均为钟昭一方,他们所乘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相撞另一方是大货车,该车撞击部位在车厢前部,车头没有严重损伤,司机安然无恙。

这起事故比较异常,因为事故中撞毁的警车标志很明显,直至车毁人亡之后,警车上的警灯依旧闪烁不止,顽强显露出自己的执法身份。除了警灯和白色警务车牌,警车车身还漆有鲜明的“交警”标志。交警是干什么的?公路上来来去去的所有车辆,别说车上的司机,连司机手中的方向盘差不多都认得那个醒目标志,谁也不敢跟交警乱来,有心碰一碰也得挑其他车。但是当晚在老鸦坡上,双方摸黑就给撞上了。

事故发生时天气不好，为阴天，有零星小雨，公路的柏油路面比较湿滑，公路上没有路灯，但是双方都亮着大灯。相撞的两车中，警车是下行，从坡上往下俯冲，并拐弯，占据右车道，挨着山崖，货车从坡下往上拱，沿着山沟一侧行驶，路肩下边是深沟，有十几米落差。两车交会时，货车驶在偏中位置，一侧车轮压在中线，由于是重载，速度不快，看到对面警车闪着警灯急冲而下，位置也偏中线，货车司机赶紧打方向盘往路边靠，紧急避让并刹车减速。这时候警车稍加闪避，往山崖靠一点，彼此就过去了，却不料警车驾驶员一点反应都没有，速度减都不减，一头就撞了上来。还好货车车头闪开了，车厢受撞。货车车厢装有一车袋装水泥，警车冲力虽大，被一车水泥抵消，货车没给撞翻，也没有撞出公路，只是偏离方向，甩了尾巴，一个车轮悬在路沟边，车身向外倾斜。往下就是十几米的深沟，如果车身失衡处理不当，滑下深沟就车毁人亡。货车司机反应很快，立刻松刹车，踩油门，让货车继续往上冲。待悬空的车轮着地，车厢恢复平衡，惊魂初定，他把车停下，探头去看，相撞警车已经完全失控，它被巨大冲力弹向路另一侧山崖，与山崖的石头再次重撞，又弹回路面，倾覆于路中间，车轮朝天飞快打旋。

货车司机很年轻，他吓呆了，当时不假思索，立刻启动车子，逃离出事地点。几分钟后他的车气喘吁吁地翻过老鸦坡，顺坡而下，快速消失于雨中。

午夜过后，这一条公路上车辆不多，十几分钟后才有两辆车一前一后经过出事地点。先到的是一部小货车，司机在事故地点停车，跑到失事警车边察看情况。后边那辆车紧接着赶上坡来，这是辆轿车，速度很快。前头小货车司机一看又有车来，没再耽搁，赶紧上车驶开，绕过事故现场扬长而去。后边的轿车经过现场时稍微减速，没有停车，但是一过现场，车主就拿手机报了案。

事发地点离县城有十五公里。县交警大队值班人员接到报案,听说老鸦坡出了车祸,翻了一辆警车,顿时紧张,处理人员没有片刻耽搁,立刻出警赶往事发地点。值班的一中队队长亲自带队,去了七八个人,值班人员还通知 120 急救中心出动了救护车。二十分钟后,处理人员到达现场。现场一片狼藉,出事警车倾覆于路中,从撞车点到倾覆点近三十米路段上遍布警车部件破碎残骸,玻璃碴、破车架甩得到处都是。出事警车的车牌掉落在地上,已经扭曲,却还看得出车号。现场处理人员对这个车号非常熟悉,因为是本县交警大队自己的车,车辆使用人为副大队长郭水龙。

出警人员心知不好,郭副出事了。郭水龙是本县人,家住县城,双休日期间,如未有重要事项,通常会在家里。他半夜三更开着警车跑到老鸦坡,翻倒在路中间,其中必有特殊情况。这个情况无疑比较隐秘,需要夜半匆匆,同时秘而不宣。县交警大队值班人员和现场处理人员对郭水龙的此次外出均一无所知。

此刻救人要紧。警察开启警车大灯罩住事故车辆,几个人跑过去趴在地上朝车里大声喊叫。“郭水龙”黑乎乎地挂在驾驶座上,身子朝下压着脑袋,脑袋顶在车顶篷,头上、身上和顶篷到处是血,无论怎么喊都没有反应,已经声息全无。

中队长下令:“快把他弄出来。”

处置人员使用应急工具把警车车门撬开,但是人弄不出来,因为这一侧车身严重变形,郭水龙的下肢被变形的车体卡住,根本拽不动。

“快摸脉,看人怎么样!”

已经摸不到脉搏,鼻孔也没有气了。

有一个警察忽然叫了一声:“不对,这个人不是。”

一中队队长与几个出警人员一起趴到地上往车里看,这才发

觉果然不对。驾驶座上的死者着便衣,没穿警服,也没戴警帽,身条比较细长,脸盘也显细长,与身宽体胖的郭水龙不是一个模样。虽然是在夜间,虽然激烈撞击会让当事者身材、头脸变形,但是此人与郭水龙的外形差别太大,足以断定为“假冒”。

“这是谁?! 怎么回事?”

一个年轻警察喊:“那边还有一个!”

大家立刻转移,跑到另一侧助手位上,几个人不约而同一起出声:“是他!”

助手位上的这个人不必细看,他就是郭水龙。他也是头朝下悬在座位上,由于身材比较臃肿,他的头部被自己的身子挤压在顶篷上,一个大脑袋整个儿陷在警帽里,模样比驾驶座上的无名死者还要恐怖。他身上穿警服,警号确切无误,正是郭水龙。

他居然还有一口气,尽管已经昏迷,人事不省。一条保险带把他扣在座位上,座位已经在撞击中变形,但是居然没有哪个部件卡住他。警察七手八脚弄开车门,把他从血淋淋的座位上解下来,拖出车门,这时 120 救护车呜呜叫着,刚好开到现场。

郭水龙立刻给抬上救护车。一个女医护人员哇的一下,当场呕吐。

郭水龙身上有一股酒气,还有呕吐、排泄物的酸臭,味儿很冲,强烈逼人。

警察在警车后排座位上发现了第三个乘客,这是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女子,留披肩发,穿短裙,耳朵上挂着两个小环。她已经死了。

救护车把郭水龙急送县医院抢救,两个死者被相继弄下废车。那个女子弄下车比较容易,她坐后排,后排座位挤压情况不严重,警察鼓捣一阵就把她拖出车子,抬到路边。那个男驾驶员不好对

付,其下肢被驾驶座下的变形部件卡住,警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用类似拔河的方式,几个人一起动手,把他从车里硬拽出来,抬下车时他的双腿软不拉塌拖在地上,也不知是车祸时已经骨折,还是此刻才给弄断的。警察采取相对野蛮的方式请君下车也属无奈,因为需要尽快处理现场。翻车现场存有隐患,汽油从受撞变形的油箱渗出,稍不留神就会引燃。一旦燃烧爆炸,车上物体包括尸体不烧成灰烬,也将面目全非,有碍办案。还好死者已经辞世,死人没有知觉,承受得了类似“服务”,生拉硬拽问题不大,要是活人只怕没死也得被拽死。

两具尸体被拖下车后并排陈尸于路边等待。这两人需要确认身份,判定死因,送殡仪馆,待找到其亲属后按规定火化。两人因严重车祸身亡,头上破相,身上有伤,所幸尚留全尸,身上衣物亦还蔽体,没有太多破损,但是身份均很难确认。警察检查女尸身上衣物及随身物品,没有找到能够证明其姓名来历的任何物件。女子身上衣物没有口袋,随身背着一个小包,小包里装有若干化妆品、两个避孕套,还有一个钱包,钱包里有近千元现金,但是没有卡,没有名片,也没有手机。男尸的情况更特别,身上什么都没有,比女尸还要干净,皮带上只挂着一串钥匙。

“查他酒精。”中队长说。

男子已经死亡,无法让他往酒精探测器里吐气,现场也无法抽血检测。但是这个检查不做不行,因为男子是本次事故中损毁警车的驾驶人员,事故有可能因其失误造成,他是本次事故的主角,是主要责任人,其驾驶失误出于何故,是不是因为酒驾甚至醉驾,这个需要弄清楚。由于情况特殊,检测器械用不上,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一个干警俯下身,拿鼻子不停地嗅,感觉男尸脸上、身上的气味。经认真检测,该干警得出结论,报告说感觉不到酒味,死

者生前即使喝过酒，显然很节制，没喝多。

已经被救护车接走的郭水龙是喝多了，不需任何检测器械，大家的鼻子都发现了，确实酒味浓烈。郭本人是交警副大队长，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因此把驾驶座让给这位男子，让他送自己回家。这男子不负所托，开着警车把郭水龙“送”进医院，捎带着把自己和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双双送进了阎王殿。

“谁见过这个人？”中队长问，“都来认一认。”

警察们围着男尸看，几支手电筒的光一起罩在男尸脸上。大家都觉得男尸的脸面似乎眼熟，但是没人想起那是谁，能够肯定的就是他不是县交警大队的任何一位同事。郭水龙会把车交给这个人开，他与郭应当相熟，那么本大队的干警都可能见过他。只是死者受伤破相，有一道伤口从右额斜拉到左嘴角，鼻梁皮肤也被划开，死者脸面被恐怖伤痕划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忍卒读”，很难与记忆中的任何人联系起来。

这时突然手机铃响，现场警察顿时紧张。

不是哪位警察的手机肇事，铃声响自一旁翻毁的警车上。凌晨2点时分，怎么还有电话？事故现场的静夜铃声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

中队长大叫：“快找！小心！”

翻车现场到处是汽油味，从安全考虑，这里不敢打手机，万一引燃汽油就坏了。但是此刻这个手机铃声对迅速了解情况，掌握死者身份非常重要，它肯定是三个乘客中某一位丢的，因此中队长下令弄出手机。

一个警察执行命令，冒险扑到车边，以最快速度伸手到车里抓。这个活有危险，却相对容易，不像把死人从卡住的座位上拽出来那般费劲。只一眨眼工夫，手机就被抢出废车，送到中队长手

中。中队长快步走向上风处，离开损毁车辆。手机在他手中持续不绝地叫唤，打电话者非常执着。

中队长接电话。

“你干什么？没听到吗？”

是一个女声，音调里饱含不满。

中队长问：“请问你是谁？”

对方愣了：“谁？钟，钟呢？”

“哪个钟？”

“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话！”

中队长赶紧解释，他是交警，此刻在一起车祸事故现场，手机是事故受害者丢的。现在需要尽快确认受害者身份，请对方配合。

电话那头的嗓音顿时变了：“他、他、他怎么样了！”

“请告诉我你是谁。”

她是手机所有人的太太，钟夫人。姓钟的是什么人呢？他叫钟昭。

中队长大惊：“钟副书记吗？”

“他出什么事了？”

中队长脸色全变。他捂着电话，对钟夫人说明有关情况正在调查核实，很快就会有确切消息，他们会在第一时间与钟夫人联系。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腾出一只手，对着身边警察拼命比画，指着前方与女尸并排陈列于地的那具男尸。手下几个警察茫然，不知究竟。中队长急了，一关电话就跑过去，从地上顺手抓起一件从损毁警车上掉下的蛇皮袋，把它盖在男尸的头上。

此时还不能断定男尸就是钟昭。如果贸然把钟昭死讯通知其夫人，万一搞错了岂不糟糕？所以中队长与钟夫人通话时留有余地。但是他心里有数，觉得八九不离十，躺在路边的这个已经破

相、看上去感觉熟悉的死者很可能就是本县县委副书记钟昭。该领导当了一次临时警车驾驶员,因为某个特殊事项深夜疾奔,不幸遭遇车祸,死于非命。在不明底细的情况下,警察把他从损毁车辆中生拉硬拽出来,将他与一具同案女尸一起并排暴尸于途,等待运尸车辆到来。

“头大了。”中队长喊,“大家注意。”

他立刻打电话将情况报告了上级。

几小时后天亮,星期天的太阳升起于东方,钟昭死讯正式通知其夫人。钟夫人赶到县城,钟昭的遗体已经做过简单清理,暂藏于县殡仪馆的冷藏冰柜中。

其妻情绪冲动,难以自持:“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有关领导相继赶来劝慰,保证尽快搞清情况,请钟夫人节哀顺变。

这天上午有两个人相继投案自首。

于事故现场逃逸的大货车司机跑到市交警支队投案,称自己不是肇事逃逸,是一时慌张,糊里糊涂,慌不择路。肇事者不是他,是警车司机,货车车身的撞痕可以验证,如果是他肇事撞人,货车车头必定有伤,但是他的车头完好,伤在车厢前部,表明是人家撞他。当时他一看交警的车翻在地上,心里害怕极了,跑离现场后越想越怕,所以到市交警大队投案自首。

另一位投案自首者最让人意外,是一个小货车驾驶员。钟昭一行三人在老鸦坡出事后十几分钟,该自首者开着自已的小货车经过事故现场,他把车停在一旁,下车察看究竟,后边忽然传出喇叭声,另有一辆轿车快速从坡下拱上来,自首者赶紧爬上自己的车,一踩油门离去。这个自首者应当是事故之后第一个到达现场者,他应当及时向警方报告自己发现的情况,但是他一声不吭。现

在他忽然跑来自首，强调自己只是路过者，并不是肇事者，警车在他到达之前已经出事，不要怀疑他。

经过事故现场而未报告，并不涉嫌犯法，此人有何必要来自首？因为他听到了一些传闻，知道那场事故非同一般，除了警车被撞，里边还死了一个做官的，这种事肯定会查的，凡沾上边的都脱不了干系。他离开现场时，后头追来一部小轿车，小轿车上的人一定看到他的车牌了，因此与其等警察上门，不如他自己投案。

这个人之所以需要投案，因为他在事故现场捡了点便宜。他在下车察看时，脚下踩到一个石块，仔细看看却不是石块，是一部手机，他捡了那手机。回过头他看到地上黑乎乎还有一块小桌板，捡起来一看不是小桌板，是个密码箱。密码箱不大，却很结实，被从车里甩出来，撞到山崖又摔在路上，边角受到损伤，却没摔开。他把该密码箱也拎走了，丢在小货车的车斗拉回家，回家后他还设法把密码箱弄开。

经查，自首者上交的手机是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郭水龙的用品，它已经在车祸中摔坏。自首者上交的密码箱来历不明，里边装有五万元人民币。

自首者咬定只有这些钱，他知道这种钱一分钱都拿不走。因为警车里摔死的那个人不是普通百姓，警察肯定会一查到底，所以他把钱如数上交，权当自己无效劳动。这个便宜真叫白捡，眼下别给自己找麻烦就好。

这笔钱让“星期日午夜2时事件”备受关注。

2

我把这起事件称为“702 疑问”，这是一种私人提法，出自个人

原因,与公共部门对外正式公布的口径无关。

所谓“702 疑问”的命名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时间,事件发生于星期天午夜2时,星期天可视为一周第七日也就是人们开玩笑所称的“星期七”,凌晨2时即为当天的2时,可简称为“702”。另一条依据是其清晰度,这个事件存在若干看上去不太清楚,让人感到可疑,有待解答之处,该解答与我相关。

有一件事需要在疑问解答前先行处理,这就是死者的遗体。本事件中一共产生两具遗体,女尸有些特殊情况,先不说她。钟昭这具尸体比较重要,在确定身份和直接死因之后,应当尽快办理后事,用大家熟知的说法,叫“入土为安”。古时候实行土葬,死人入土就会发臭,气味很不好。如今实行火葬,同时发明有大型冰柜存放死者遗体,想藏多久藏多久,气味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成本高昂,而且不是上策。人肉并非食物,冷藏死人既无谓耗电,还容易节外生枝产生其他问题,所以应尽快处理,先让死者入土为安,再来解疑。

钟昭的遗体于四天后,也就是星期三上午火化。按照目前惯例,其葬礼被称为“遗体告别仪式”,我以相关部门人士、死者生前故旧的身份参加了仪式。钟昭生前为在任县委副书记,他的葬礼规格与其身份相称,市里所有领导都送了花圈,数位重要领导到场参加仪式,告别仪式由该县县长主持,县委书记亲自介绍生平。我注意到该生平介绍措辞谨慎,却也相当巧妙,在谈到钟昭死因时,说他是因公参加文化与经贸活动,连夜赶回县城处理突发事件,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定性为因公,同时避开驾车肇事等敏感细节。如此处置可以理解,人已经死了,遗体准备拉去烧了,值此悲痛场合没必要过多计较。

葬礼程序依次完成,最后与遗体正式告别,参加葬礼人员排队

依次从钟昭遗体边走过，三鞠躬，然后跟站在一侧的遗属握手致意。我注意到玻璃棺里的钟昭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像与我相熟的那一位。究其原因，可能是他在车祸中破了相，殡仪馆化妆师费尽吃奶之力为之涂抹美化，希望死者尽可能以美好的形象告别世人，但是一不小心就把他变成了另一个人。遗体化妆师对钟昭的美化重点是他脸上的伤口，该长条伤口已经缝合，伤痕蜈蚣般爬在其右额与左上唇之间，断开其鼻梁，化妆师使尽浑身解数也很难将其彻底掩盖。这位化妆师对死者了解有限，否则说不定会突发奇想放过它，那么钟昭脸上就会有一条醒目的路线图蜿蜒，效果可能会好得多。这只是我的个人观感，估计很难为钟昭家人认同。钟的父母已经过世，他有一弟一妹，弟妹率其侄甥辈在现场哭哭啼啼，感情真切。但是他们并非主要人物。钟昭的岳父汪国华、妻子汪玲，以及钟昭正在读初中的儿子组成了第一亲属方阵，站在最突出位置。痛失爱婿的汪国华显得很悲痛，他垂首无语，却不失风度，他的手掌让我感觉温润，与平时握手时无异。突然成为寡妇的汪玲则表情麻木，她没掉泪，她的手掌冰凉。钟昭的儿子茫然失措，似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钟昭入土为安的第二天，领导给我打了个电话。

“李和，到我这里来一下。”

我去了副部长办公室。

“昨天你也去了？”他问我。

领导知道我跟钟昭是老相识，昨天领导也在场，他看到我了。

“外头有些说法，听说了吧？”他问。

我听说了。事情已经捅到网络上，我看到了其中一些帖子。

“省领导也看到了。”领导说，“已经决定以你为主，具体负责这个事。”

什么事呢？钟昭事件的调查。用我私下里的话说，“702 疑问”的破解，这件事归我了，于公于私，该任务我都必须承担。

钟昭的遗体已经顺利火化，从物理学层面看，这个人已经从人间消失，可算“入土”，却尚未“为安”。事实上，遗体之火化并不意味着其他事情全部一笔勾销，钟昭死得比较突然，死亡的具体情节比较曲折，涉及面比较宽，难免会引发外界注意。如今是信息时代，电话、短信、微博之类传播媒介和渠道一个比一个发达快捷。钟昭去世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二上午，他的死讯就成了新闻被传播到网上，有人以“一官员离奇死亡”为题，在网络上提出质疑，追问钟昭半夜三更开警车是去干什么，县交警副大队长为什么不去开车，死于同一起车祸的妙龄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受热议的是那个密码箱，几乎所有发表评论的网民都认为里边的钱肯定是贿金，车上的官员肯定涉嫌腐败。钟昭生前不过是本地一个县级副职官员，出了他那块地盘，除了我们这些“生平故旧”，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岂料死后一炮走红，从一个普通地方官员一跃而成为网络名人，这让大家始料不及，也给我们增加了许多压力。事情已经引起上级领导关注，省里一个网络舆情部门把这件事登在简报中，省领导做了批示，要求本市认真对待，查清情况，回应质疑并反馈。市领导按照上级要求，决定从纪委、组织部和政法几家部门中抽人组成一个小组调查此事，组长由我们领导挂，具体事项由我协调。

我在本市干部监督室工作，为副主任。干部监督室是组织部的一个内设科室，所处理的干部监督事务与纪委有所不同，各有侧重。我们室主任由副部长兼，日常工作主要交给我管。钟昭这件事涉及几个相关部门，领导考虑为避免外界误解，以我们监督室为主调查较妥当，因此我就奉命领衔解答“702 疑问”。这么说当然属于调侃。